

在故宫
寻找苏东坡

LOOKING FOR
SU DONGPO
IN
THE PALACE MUSEUM

祝勇 著

LOOKING FOR
SU DONGPO
IN
THE PALACE MUSEUM

在故宫
寻找苏东坡

祝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 祝勇著.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56-8035-8

I. ①在… II. ①祝…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7019号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ZAI GUGONG XUNZHAO SU DONGPO

祝勇 著

出版人 李小山

出品人 陈 垦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张抱朴

特约编辑 赵恭宏

装帧设计 周伟伟

美术编辑 张 苗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622号(410016)

网 址 www.arts-press.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356-8035-8

定价: 78.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0-84981812

目 录

001	序 章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007	第一章	夜雨西山
033	第二章	人生如蚁
075	第三章	行书第三
113	第四章	枯木怪石
153	第五章	大江东去
177	第六章	四海兄弟
203	第七章	西园雅集
233	第八章	悲欢离合
249	第九章	不合时宜
275	第十章	南渡北归
317	结 语	仅次于上帝的人
323	后 记	

最好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
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
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 [英] 狄更斯《双城记》

一

我们已经习惯于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
有太多的事物值得抱怨，比如无所不在的噪声，覆盖了世界本
初的声音——风声雨声、关雎鹿鸣；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
看见蓝天，由于霾的存在，我已无法分辨白昼与黄昏，即使在

中午，我的房间也需要开灯，当年宋徽宗把青瓷的颜色定位为“雨过天青云破处”，那样的颜色，也只能从旧日瓷器上寻找了；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三聚氰胺，这些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质被“发明”出来，让我们的生存时时处于险境；更不用说各种诈骗手段加深了人们彼此间的不信任，在任何公共场合，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钱包；面对他人的求助，大多数人都会装聋作哑，落荒而逃。

有些事情一时难分好坏，比如登月、填海造陆、武器不断升级……人们总是有很多理由，把这个时代里的勾当说成正当，把无理变成合理。人心比天高，尽管上帝早就警告人类的自信不要无限膨胀，但是建一座登天之塔（巴别塔）的冲动始终没有熄灭，人们总是要炫耀自己的智商，这恰恰是缺乏智商的表现。我引一段王开岭的话：“20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¹

连作家都对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信心，文学似乎与农业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当世界失去了最真实的声音与光泽，蒙在世界上的那一层魅被撕掉了，文学也就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失去了表达的激情。流行的网络文学已经是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对此，大多数作家都持抵抗的态度。所谓“纯文学”，除

1 王开岭：《夜泊笔记》，见《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第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了用“纯”字来表示自身的纯度外，几乎要在市场环境中沦陷。我听到不止一位朋友抱怨说，发表即终结，也就是说，一部精心构筑的作品发表在刊物上那一天，就是它死亡的那一天，因为已经没有人再去阅读文学刊物，所以对于一部作品，连骂的人都没有。

二

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想起清末学人梁济与他的儿子梁漱溟的一段对话。梁漱溟年轻时是革命党，曾参加北方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而梁济则是保皇党，对推翻清朝的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爷儿俩，真是一对奇葩。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济这样问自己的革命党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年轻的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在儒家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对于孔子，理想的时代就是已经逝去的周代，是那个时代奠定了完善的政治尺度和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一再表示自己“梦见周公”，“吾从周”。同理，在当代，在有些知识分子心里，最好的时代是民国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假想为一个由长袍旗袍、公寓电车、报馆书局、教授名流组成的中产阶级世界，似乎自己若置身那个时代，必定如鱼得水，殊不知在那个饿殍遍野、战乱不已的时代，一个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概率恐怕更大。

当然，对过往朝代的眷恋往往被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谈判策略，这就另当别论了，与那个朝代本身无关。

三

相比之下，喜欢宋代的人可能最多。对于宋代，黄仁宇先生曾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公元 960 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 11-12 世纪，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毫无逊色。”¹

于是，这样一个发达的朝代，就成了许多人向往的朝代。很多年前，有人做过“时光倒流，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的网络民调，宋代位居第一。有网友说：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的高。

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 128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

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¹

前不久，从微信视频里看到台湾艺术史家蒋勋先生的一段谈话，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²

对此我不持异议，因为宋代人的生活中，有辞赋酗酒，有丝弦佐茶，有桃李为友，有歌舞为朋。各门类的物质文明史，

1 《时光倒流，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http://www.u148.net/tale/13810.html>。

2 《蒋勋：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见腾讯视频，2015年11月12日。

宋代都是无法绕过的环节。比如吃茶，虽然在唐代末期因陆羽的《茶经》而成为一种文化，但在宋代才成为文人品质的象征，吃茶的器具，也在宋代登峰造极，到了清代，仍被模仿。又如印刷业的蝴蝶装，到宋代才成为主要的装订形式，它取代了书籍以“卷”为单位的形态，在阅读时可以随便翻到某一页，而不必把全“卷”打开。我们今天最广泛使用的字体——宋体，也是用这个朝代命名的，这是因为在宋代，一种线条清瘦、平稳方正的字体取代了粗壮的颜式字体，这种新体，就是“宋体字”，可见那个朝代影响之深远。更不用说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民间娱乐，都在宋代达到高峰。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意思是珍藏书籍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自己这个老翁，刚好六个“一”。他把我的收藏编目并加以解说，编成一本书，叫“集古录”。后来宋徽宗有了规模更大的收藏，也编了一本书，叫“宣和博古图录”。

但这只是泛泛地说，具体到某一个人，情况就不这么简单了。比如，在苏东坡看来，自己身处的时代未必是最好的时代，甚至，那是一个很差的时代。

我们就拿苏东坡来说事儿吧。

夜雨西山

苏轼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
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苏轼¹的第一首诗，应该是《郭纶》。

公元 1059 年，苏轼与苏辙这两位大宋王朝的新科进士，
回乡为母亲程夫人丁忧三年之后，在秋凉时节，带着两位年轻

1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被贬黄州期间，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遂以“东坡居士”为别号（详见本书第 50 页），因此，自号“东坡”以前，本书称“苏轼”，其后皆称“苏东坡”。

的媳妇，走水路返回汴京。过嘉州¹时，在落日苍茫的渡口，苏轼抬眼就看到了郭纶。

那时的郭纶逆光而坐，默数着河流中的船只。苏轼看到了他粗硬的轮廓，却想象不出蛰伏在那轮廓里的巨大能量，更不曾见过他身边那匹瘦弱的青白快马，曾像闪电一样驰过瀚海大漠。这位从前的英雄，曾在河西一带无人不识。那名声不是浪得的，定川寨²一战，当西夏的军队自地平线上压过来时，人们看到郭纶迎着敌军的方向冲去，用手里的丈八蛇矛，在敌酋的脖子上戳出了一个血窟窿，让对手的满腔热血，喷溅成一片刺眼的血雾。这般的勇猛，没有在西域的流沙与尘埃中湮没，却被一心媾和的朝廷一再抹杀。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河西猛士无人识，
日暮津亭阅过船。
路人但觉骢马瘦，

1 今四川省乐山市。

2 今宁夏固原西北。

不知铁槩大如椽。
因言西方久不战，
截发愿作万骑先。
我当凭轼与寓目，
看君飞矢集蛮毡。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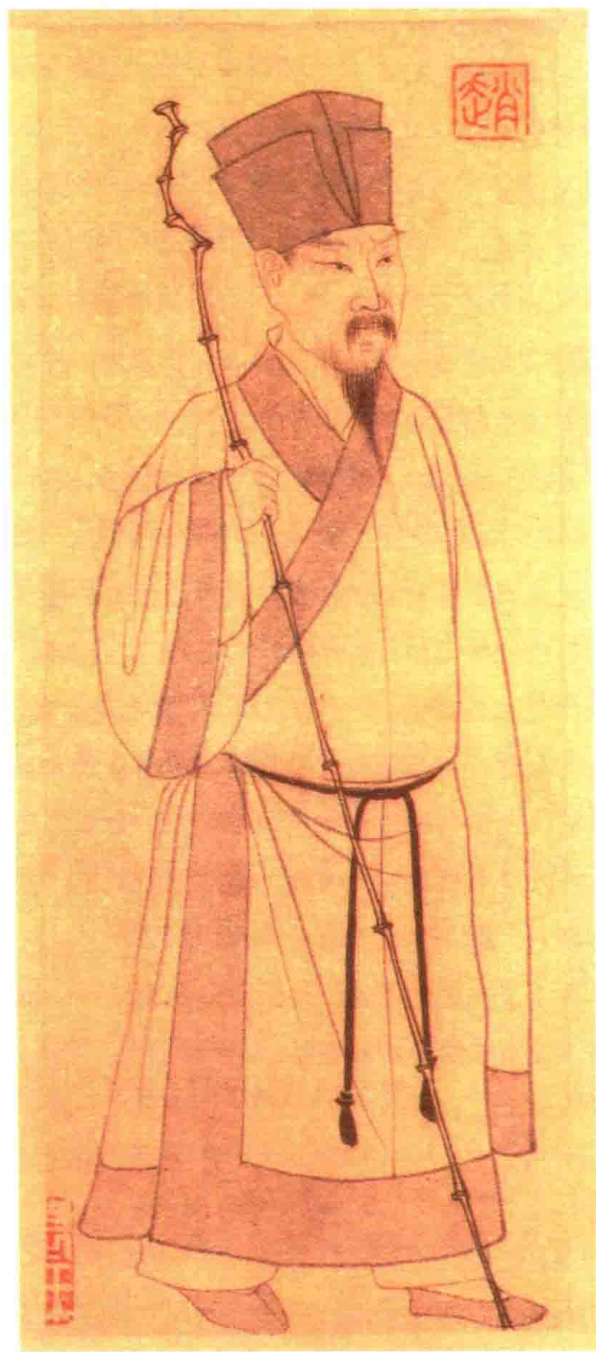
几百年后，编修《四库全书》的纪晓岚读到这首诗，淡然一笑，说：“写出英雄失路之感。”²

是美人，就会迟暮；是英雄，就有末路。这是世界的规律。只是他（她）们还是美人或英雄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年轻的苏轼在那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劫数，只不过那时的他，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他的内心深处，正风云激荡，还来不及收纳这般的苍凉与虚无，更不会意识到，郭纶的命运，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人的命运。苏轼从故乡奔向帝国的中心，又被飞速旋转的政治甩向深不可知的荒野，王朝为他预置的命运，几乎与郭纶别无二致。他一生的主题，并不是如何报效他的朝廷，而是如何与自己的命运对抗。

夜色压下来，吞没了郭纶的身体。他的脸隐在黑暗中，滔滔的江水中，他听不见苏轼的窃窃私语。

1 [北宋]苏轼：《郭纶》，见《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清]纪昀：《纪评苏诗》，转引自《苏轼全集校注》，第一册，第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图二

〔元〕赵孟頫《苏轼小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公元 1056 年，宋朝的春天，苏轼（图 1.1）平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乡眉州¹，自阆中上终南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走上褒斜谷迂回曲折、高悬天际的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第二年，苏轼、苏辙参加了礼部初试，主考官的名字，叫欧阳修。

第一次听说欧阳修的名字，苏轼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刚刚开始入天庆观北极院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有一位先生从京师来，对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的文学及品行大加赞赏，苏轼听了，就好奇地问：“你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先生不屑地说：“童子何用知之！”意思是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没想到苏轼用稚嫩的声音反驳道：“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这样的睿智的语言，出自小儿之口，令在场的人惊愕不已。

那个参与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当时是大宋帝国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也是北宋文坛的第二位领袖（对此，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他的多帧墨稿，最有名的，就是《灼艾帖》（图 1.2）了。这幅字，书法端庄

1 今四川省眉山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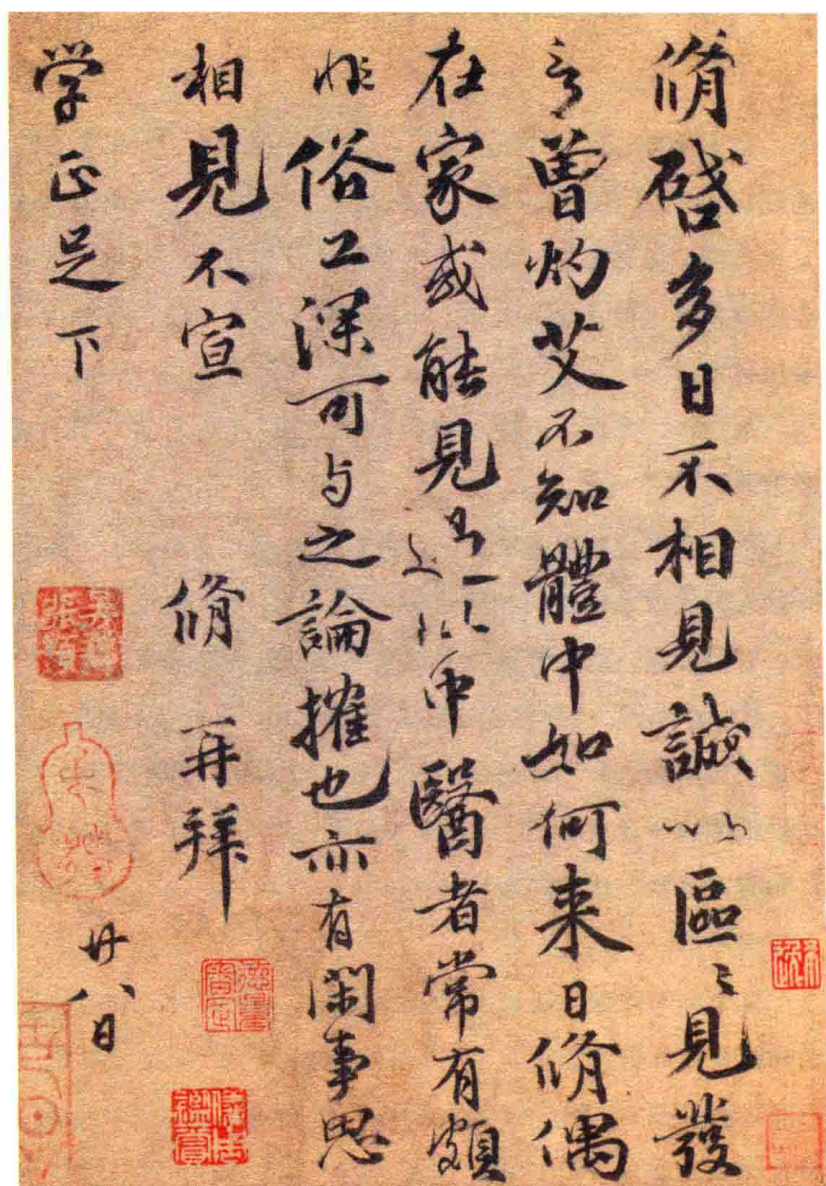


图1.2 [北宋] 欧阳修《灼艾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黄庭坚评价：“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

那时，北宋文坛的空虚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已让欧阳修忍无可忍。在他看来，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就像是一座装饰华美的坟墓，埋葬了文学的生机。刚好在这个时候，他读到了苏轼、苏辙的试卷，他们文风之质朴、立论之深邃刷新了欧阳修的目光，让他拍案叫绝。他自己看不够，还拿给同辈传看。只不过，欧阳修以为如此漂亮的文章，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写得出来，出于避嫌的考虑，他把原本列入首卷的文章，改列为二卷。

苏轼因此名列第二。

接下来的殿试中，章衡第一，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

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学，而执政大臣，也无一不是科第出身，以学问相尚，把宋朝锻造为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¹

宋朝的科举，朝廷扩大了录取的名额，使它远远超过了唐代，平民阶层在社会阶层中上行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唐代。唐代“事前请托”，也就是考生把自己的诗文进呈给考官以自我推荐的做法也被杜绝了，代之以糊名制度，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

1 参见李一冰：《苏轼传》，上册，第30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